

我这爱你的18年

一个非比寻常的真实家庭故事，一部绵延十八年的亲子笔记。

讲述母亲与儿子共同成长感人经历

I love you for 18 years

黄志军 / 著

这本书，详尽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从出生到走进名牌大学的全过程。以及母亲是如何用爱心、智慧养育孩子，从出生、幼儿园、小学、中学到最后进入大学，每个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妈妈都是不气馁，一个一个地帮助孩子……如今，她的孩子，本书中的主角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已成为上市公司高管。

吉林出版集团
贝世母女成长记



目 录

第一章 一岁出生了	1
第二章 儿子的舌头和耳朵（1）	4
第三章 儿子的舌头和耳朵（2）	7
第四章 最初的教育	10
第五章 入托	15
第六章 跟儿子最初的战争	20
第七章 两岁断奶的宅男（1）	27
第八章 两岁断奶的宅男（2）	30
第九章 断奶的宅男	34
第十章 预防针的隐患	40
第十一章 小西瓜与大人格（1）	46
第十二章 小西瓜与大人格（2）	50

第一章 一岁出生了

当这声音传到我耳际的那一刻，我知道命中注定：我们都无法再作选择！

上帝已为我们缔结了生命的纽带，他（她）是我的孩子，我是他（她）的母亲！

这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日子—— 一九八三年元月二十五日。

我躺在莆阳化工厂职工医院的产房里，仰望窗外的天空，浅蓝色的天空云淡风轻，阳光明媚，金色的光亮碎碎地洒进房来。

下午四时，职工医院的救护车将我送往二十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晚九时二十分，我终于从漫长痛苦的等待中解脱，我听到医生急切地对身边的护士说：“快！剪刀。”脐带剪断后，医生立即握住了新生儿的左脚，敏捷地在新生儿的左脚掌心拍了两下。

“呱！”掌落声起。

当这声音传到我耳际的那一刻，我知道命中注定：我们都无法再作选择！上帝已为我们缔结了生命的纽带，他（她）是我的孩子，我是他（她）的母亲！在我心中既感受不到欢乐，也想象不出痛苦，只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来临，在“呱呱”的哭声中得到证实。现在每一秒都比前一秒更加强烈！

从现在起，在我的生命旅程中不管生存有多么艰难，有多么困苦，我都不能丢弃他（她）！

我躺在手术台上，手术还在进行中。我仍然不知道，婴儿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前几天，我和丈夫建林散步的时候，他不经意流露出对婴儿性别的过分在乎，看到此刻在手术室内外没有建林家人的身影，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这孩子是个女婴，我和建林的婚姻还能维持多久？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男孩女孩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在那时，一方面是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二是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制，生男生女，对很多人来说意味深长，甚至左右着一生的命运。

婴儿的生命特征完整以后，医生用臂膀擦了擦前额，回到手术台前继续剥离胎盘。护士有条不紊地将婴儿的脚印盖在出生证上，然后给孩子做了些必要的处理。这时，大嫂笑盈盈地将我们早已准备好的小花被递了过去。

我躺在手术台上一直忍受着伤口的疼痛，虽然已筋疲力尽，但还是急于知道孩子的性别。就在护士把孩子放在小花被上的那一刻，我用力拉了拉大嫂的衣服，问：“是儿子，还是姑娘？”

大嫂恍然大悟，转过头来略带自责地朝我微笑道：“儿子！”

儿子的降临使建林欣喜若狂。当别人告诉他，他已经有儿子时，本来倚在墙角打瞌睡的他像被雷击一样跳起来，在走廊里翻了一长串的跟头。

“六年了，可惜我爸爸没有活到今天！这下可好，阳家又有后了。哈哈哈！阳家有后人了！”

其实，他心里可乐的还不止这些，儿子让他觉得自己在家人和同事面前更像个男人！而哥哥、姐姐生的都是女孩。在建林及他的家人看来，婴儿只要是个男孩，哪怕是缺胳膊少腿，天生弱智也远比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强。

医务人员再一次地肯定我和孩子的生命体征完全正常，至少凭她们从医多年的经验分析，不会发生什么突然的变化了。一直陪伴照顾我的大嫂，一次又一次地摸摸我的额头、我的手，把盖在我身体上的被子整了又整，凭借她自己的智慧和经历，一切能想到、能做到的事均办妥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在康妈妈的再三催促下，大嫂拖着疲惫的双腿跟着康妈妈走出产房。建林多数时间待在门外，这时也厚着脸皮偷偷地溜进来与我告别，他们今晚在康妈妈家休息。

产房里夜深人不静，空气污浊，血腥味很浓。婴儿的啼哭声、临产妇女的呻吟声、婆婆们的鼾声、出出进进的脚步声、手术推车辗动的吱吱声，声声灌耳。这些声音使我难以入睡……也许，即使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也只能闭上眼睛在似睡非睡中等来新的黎明，而不可能真正地睡着。儿子待在保温箱里，每隔一会儿就“呱呱”大哭一阵，我

知道他这是在寻找我，在用一种特殊的声音呼喊我！我应该因此而骄傲，因此而快乐，然而我却愁眉不展，丝毫也找不到建林那种快乐的感觉。

那个晚上我几乎一直在想，对于穷困的我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来使用，我将拿什么来养育他？将来怎么去教育他？

这一夜很长，首先我想到的是自己的家境，自己必须面对的困难，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而后产房里发生的事改变了我的心态，使我觉得自己不必再流泪。同这屋子的有些女人相比，我是多么的幸运啊！

凌晨三时，一个女人被人搀进了手术室，半个小时后随着一声惨叫，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孩。此前她已经生了四个，全是女孩。

这是偷生游击队的一个成员，二十多岁的她现如今应该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家里一切拿得动、载得走的东西，在两年前，也就是三毛出生的那年秋收后，全部被计划生育工作队的拖拉机拉走了。她的家只剩下泥土垒起的四壁墙垣，房子里只有泥土和从空中直射下来的阳光。即使是这样，那时她心里也还是觉得值。

她庆幸自己在计划生育工作队到来之前，能够及时逃到后山那个被野猪遗弃的山洞里，洞的上方有一个硕大的野蜂窝，这群剧毒的野蜂不久前蜇死了来此采蘑菇的谢婆婆，从那时起村子里的人再也不敢到后山去。她冒着随时被野蜂蜇死的危险，靠着洞边的野果充饥而生活了七天，然后逃到原始森林里去，只是因为她坚信，下次一定会生儿子。

从那时起，她和丈夫一直逃亡在外，两年多来他们忍饥挨饿，流着泪埋藏了被狼咬死吃剩的三毛，病死的四毛。丈夫身体好的时候，还可以每天黎明前偷着下山到村民家，做点木工活换些米和盐，天黑后偷着回到他们大山深处的窝棚里。后来丈夫生病，无钱医治，也不能干活，只有野菜充饥的日子他们已经过了整整六个月。山穷水尽，她想到来投靠远嫁莆阳的表妹。一路乞讨而来，在表妹的劝慰和资助下，平生第一次住医院，等到的却是自己无法接受的事实——她的第五个小女儿出生了。

当我后来知道她的故事时，心想，她所面临着的一切，即使是特别坚强的人，身处其中，可能也要垮了。

那天凌晨，还有一个女人走进了产房。

如果说前面那可怜的女人是受封建余毒迫害，那么这次进来的女人则更加讽刺。她已经到了政策规定的生育年龄，她准备生育，只是她所在的单位的生育指标不够，临近预产期的孩子现在已宣告为不准出生的人！她必须请医务人员把毒药注入她的胎盘内，使自己生下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孩子！否则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将被工厂开除！

那个夜晚真的很长，我却已经不再忧愁，也不再无助。我想到自己的命运，已经比太多人好了。我决心面对它。

第二章 儿子的舌头和耳朵（1）

当时能到莆阳生下儿子，燕子帮了我的大忙。

她是我的同学，也是多年的好姐妹。当载着我的救护车还行驶在化工厂至莆阳城的路途中，她已经为我做好了入院准备。尽一切可能为我们提供方便和帮助的康妈妈，就是燕子的准婆婆。

燕子和同事尼亚一早就来了医院看我。时钟敲了八响时，建林和燕子陪着我和儿子离开手术室，前呼后拥来到病房。就在大嫂与我们商量住院和出院的有关事项怎么安排时，刘老护士长手拿工作日志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她在床前停住脚步，左手端起日志本，右手拿起用绳子拴在日志夹上的笔，问：“叫什么名字？”

这个很平常的问题却把我们问住了。谁也不说话，很明显有权回答的人是我和建林。尼亚盯着建林，燕子看着我，大嫂先看看我，再看看建林，又回过头来再看看我。建林呆头呆脑地不做声，我不知所措地说：“啊呀，这件事还没有想过咧。怎么办？”

“嘿嘿，你们俩平常都在干吗？老大不小的年纪，人家小年轻谈恋爱就把这事想好了。现在倒好，孩子都出生了，出生证上还不知道怎么填，我还真没见过！”大嫂终于沉不住气，冷笑了一声说。

老护士长巡视了一番我们，提出来一个老掉牙的建议供我们参考：“要不，这出生证上先填阳毛毛，好不好？”她一边挥笔，一边说。与其说是与我们商量，还不如说在通知她的决定。

在拥挤不堪、嘈杂污浊的病房里度过了一周。三十一日上午大嫂将我们接回家。为了尽可能少让我在寒风中步行，吉普车一直开到宿舍楼梯口才停下来。我们的家就在二楼最东头靠北的一间屋子。

我是个睡眠很轻的人，从入院到出院的这段日子，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回到家里，大人需要休息，儿子需要喂养，忙忙碌碌，无心思考，稀里糊涂地过着日子，给儿子取名字的事依然未纳入议事日程。当时，我们的粮食完全够吃，不需要急着去领粮票，也就不急着去给孩子报户口。甚至想过了春节，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以后再去办理。

我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安排日子，孩子没有奶吃，这一点把一家人忙得昏头昏脑。回家后的第四天傍晚，建林说：“派出所通知春节前一定要把孩子的户口办好，否则的话准生证作废。”

“准生证”作废，就意味着户口不能正常办理了，这可是大问题。必须在一周内将孩子的户口办好，名字就成了唯一的障碍，难道说还用毛毛，显然是不行。我试探着对建林说：“哎，就叫阳坚吧？”楼上楼下叫“强”的孩子太多，我突然想到这个“坚”字。

建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阳坚，就阳坚。明天去办户口，好歹也算有个名字。”

这个草率的名字，遭到建林朋友初医生的反对。当他听说了孩子的名字后沮丧地摇着头说：“这名字取得真没水平，土得要死！李里，我给他重取一个好不好？”

我非常感谢地说：“行。就听你的高见吧！”初医生说，名字一定要好好想想才行，回去后他想好了再告诉我们。

送走了初医生，日子前进了半个月。迟迟得不到初医生的高见，难免有些失望，就在我认为初医生也许只是随便说说的时候，建林递给我一张写了十六个字的便条，不屑一顾地看了我一眼说：“给。这

是小初给儿子取的名字。他捧个字典翻来覆去搞了这么多天，办公室里还有那么多免费参谋，到头来谁也说不好。他说，还是你自己挑吧。”

很多说起来很容易的小事，真要去做，去给个定论时，才知道并不容易。就像满世界跑的都是大姑娘、大小伙子，到了要选择对象的时候却找不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一样。

我接过纸条，在孩子熟睡的时候取出字典，对着这些字逐一地查找。最后觉得“骁”字挺好。字义上说：①好马；②勇健。有骁将不败的将军；骁士；战无不克的战士。再瞧瞧字的组成：左边是马，右边是尧。“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史记中记载：“尧帝，放勋。其知如神，其仁如天。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这个“骁”字，在我看来，怎么解释都很好。

在我为孩子能取个好名字而高兴时，从邻居那里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嫂子到武汉动手术去了……

大嫂是我人生道路上绝不能缺少的亲人。那年我瘫痪时她给我治病，那年她送我读书，那年她帮助我成家，那天她陪伴我生产……大嫂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对我来说她不只是大嫂，还是母亲。

这是大嫂的第三次手术，她怎么样？她还能不能回到我们身边来？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和建林去探望大嫂，孩子请燕子请假照顾。等大嫂做完了手术，才知道癌细胞虽然暂时切除了，但是否扩散还要进一步检查。这期间，因为有同事出差时顺便去了父母家里，得知妈妈也病了。真是祸不单行，我的心抽紧了。

一年前，思想顽固的父亲为了逃避火葬，以死来威胁我们，将正在康复中的母亲送回几百公里外的乡村老家。母亲被迫生活在那种缺医少药，物质匮乏，夏天热烘烘蚊虫肆虐，冬天冷冰冰、寒风凛冽的环境中，于几个月前再次中风。

屋漏偏逢连夜雨。也许下午孩子哭，燕子抱着他踱步时着了凉，黎明的时候孩子开始莫名啼哭，不肯吃奶。早餐以后，我抱着他走进

了医院。医生在给孩子检查的时候，无意中触了我的额头，惊讶地说：“哎呀，你在发烧。”

量了下体温，三十九度。为了防止产后热，医生命令我住院。

儿子三十八度，就这样我和儿子一起住进厂职工医院的病房里。什么叫鬼使神差，什么叫阴差阳错，这接二连三的事搞得我们神魂颠倒。

母子俩躺在病房里，每当停尸房的鞭炮响起，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想到黑黑的棺材，想到花里胡哨的花圈，想到送葬的人们……病房的隔壁是一个癌症病人，每当他妻子的哭声传到我耳边时，我就会心乱如麻，加倍地思念大嫂……

我们在医院里住了十天，当办好出院手续，提着大盆小桶往回走时，刚好遇到口腔科的彭医生。她刚从上海学习归来。

“哎呀！儿子。来来来，快给我抱抱。”

她慈爱地从我的怀里抱过孩子，用眼睛审视了一番，首先说了几句赞美的话。

第三章 儿子的舌头和耳朵（2）

因为职业的敏感，她逗了逗孩子后，用自豪的目光直视我说：“李里，算你走运。算你儿子有福气，今天被我发现了！”

瞅着彭医生得意的神色，我全身酸麻。特别是那加重语气的“发现了”三个字，使我像突然踩塌了污水井盖，我望着她，弄不清她发现了什么。心想：“莫不是还得去住院？”

“你还没看见啊？你儿子的舌头和我们不同。”

我和建林都凑了过去，两个人简直像瞎子，怎么看也看不出儿子的舌头和我们有什么不同。甚至在我们看来，他现在小，只是舌头也比我们的舌头小而已。其余的没什么两样。

“你们看，我的舌头是尖的。可以抬起来。”彭医生说着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给我们看。

“你们再看看，你儿子的舌头是平的，抬不起来。这孩子如果是这样子长下去，将来说话时吐词不清，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舌头。”她用纤细的手指去拨弄骁的小舌头，边拨边说。

我终于明白了，有一种灵魂突然脱壳的感觉。迷茫的变成了沮丧，刹那间我的眼眶红了。

“李里，不要急嘛。看把你紧张的！过两天，今天不行了，过两天我有空的时候你抱过来，我给他剪一下，就没事了。这里有一根筋，正常的人这根筋没有这么长。你看（她张开嘴抬起自己的舌头给我看），我把它剪开就没事了，用不着害怕。”彭医生再一次用手指把骁的舌头拨起来解释说。

告别了彭医生，建林把我们送进屋子就走，尼亚这时来探望。我和尼亚是同事，还是邻居，大家共用一个走廊。平常谁家有事就会主动走去帮忙，出出进进的非常随便。当她从我手里接过骁儿子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抓紧时间坐下来搓洗泡在盆子里的衣服，一如既往地想着边干活边与她聊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抱过骁儿子后沉默了几分钟，无声无息地就那么端详着他。我一件衣服搓完了还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这种怪异的感觉迫使我抬头去打量她。只见她紧绷着脸，深皱着眉头，满目疑惑地盯着孩子左看看，右瞧瞧。我丢下手中的活试探着靠了过去，心惊肉跳地等她发言。

她实在太专心致志了，我走到她跟前，她也没有发现。她像一位资深的艺术大师那样，全神贯注地端详着手中的作品，足足有五分钟。

“完了啊！李里。唉！这都怨我。我怎么当时不提醒你？现在把这个孩子给害惨了！”

尼亚那一声凄婉的哀叹和莫名其妙地自责，像台高速运转的粉碎机，把我的心研磨得碎碎的。我失魂落魄地看看儿子，再看看她，再看看儿子。她见我云里雾里胡乱地搜索，这才瞪大眼睛盯着我说：“你还没有看出来呀？看你儿子的耳朵根，要多羞有多羞，真是羞死人！”

经她这一指点，我惊慌失措地摸了摸儿子的耳朵根。只见他耳朵根的软骨向下耷拉着，我本能地用手去拉了拉，没用，软骨已经定型了。

“怎么办？”我向她求助。

“我家林林当时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护士送孩子喂奶时将这个情况告诉我，并让我在喂奶的时候注意用手将她的耳朵根往上牵一牵。月子里的孩子，这些小毛病很容易纠正，林林现在有蛮漂亮的一对耳朵。但是，你们家骁儿大了，我刚才用手掐了掐，好像这耳根子长硬了。你就试试吧。”

这孩子出生在深冬时节，发育很好。出生时满头贼亮贼亮的乌发像黑色的瀑布从头顶直铺脖子根，非常可爱。那么多经验丰富的奶奶、医生、护士都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问题。我甚至想：也许是上天刻意留下这个不易引起注意、无碍于功能的缺陷，去抚平他人生道路上的沟沟坎坎！也许……

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理论并没有支持多久。

艰涩的日子和着春光一起走到了五月，骁一天天长大，喂养他的奶水渐渐不足！孩子的头发开始发黄，腿的力量没有进步，似乎停止了。在我为此而无计可施的时候尼亚再次对我说：“李里，奶水的营养跟不上你儿子生长的需要了……要不，你试着给他喂点鸡蛋黄看看，他不肯喝牛奶也只能这么办。我林林像他这么大时我就是这样喂她的。”

我挑了一个最小的鸡蛋把它打开，小心翼翼地把蛋清扒出来，用筷子尖沾了点盐放在一起搅和，加水蒸好就慢慢地喂儿子吃。也许喂多了一点，他小小的胃有些接受不了；也许是孩子生长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将体内的毒素往外排。喂了三天，也许最多只吃了一个蛋黄，他开始拉肚子，一天二十多次。

在建林无情的责备声中瞅见儿子慢慢地消瘦、身体变得软弱无力，我的心好痛啊！我抱着他第二次住进了医院，十多天的时间输液和其他治疗均无明显效果，十多天里这里有两个孩子因消化紊乱，离开了

这个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了解的世界。目睹那让人心碎的场景，我是多么提心吊胆啊！

就在儿子的健康和生命面临危险时，让我同样牵肠挂肚的母亲，闭上了她特别不情愿闭上的眼睛，永远地睡着了。

噩耗传来，我和建林抱起耷拉着脑袋的病儿走出医院，爬上一辆开往武汉运货的车子，我们的心不知有多么沉重！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奔波，来到了安放母亲遗体的灵堂。

灵堂就设置在那个泥土房子的堂屋里。母亲的遗像挂在棺材的最前面，这里有一张方桌，方桌上是正在燃烧的香和烛。我跪在母亲的遗像前，想起一年前离别时惨淡的场景泪如雨下；我趴在装有母亲遗体的棺材上，想到自己的处境痛哭流涕。我多想棺材能够再大一点，多想还有一块裹尸布把我也裹起来塞进去，同母亲一起长眠在墓地里……

我不知道是否有上帝，我也不知道母亲的灵魂是否可以护佑我们，我不知道是否有天国，我更不知道母亲是否到了天国，是否仍在为她的子孙操心……只是很庆幸，晓儿子的病在没有药物治疗，奶水特别稀少，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下竟然好了。

六月底，我们将母亲安葬后重新回到莆阳化工厂的家。

第四章 最初的教育

母亲的离去对于我来说是早有思想准备。有生有死谁也逃不过，一个贫困多病的躯体，在经受了一千多个痛苦呻吟的昼夜后终于结束了！也许我这么想有些大逆不道，总有一天要遭遇五雷轰的。但是，几十年后我依然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忘不了最后一次离别时母亲那生不如死的表情！忘不了她无泪而绝望的目光！忘不了我帮她剥下的由于疾病而变异的肤壳……

料理母亲的后事给我们本就紧张的经济雪上加霜。

孩子睡着的时候我一遍一遍地数着钱，好像说不定多数几遍就能多出一张半张来似的。每数一遍，我还要把钱握在手里，在屋子里慢慢地踱来踱去。

建林知道我为钱的事伤脑筋，他试探着劝我说：“李里，你带儿子去我们家好不好？妈就这么个孙子，妹妹们非常喜欢他，有她们帮忙带孩子，你也不必这么辛苦。”

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当然考虑最多的不是什么婆媳姑嫂之间的关系，而是我们对婆婆应尽的义务。在我的潜在意识里，我认为我的婆婆是应该受到尊敬的，我们应该赡养她。

我解释说：“现在我们明摆着经济困难，上个月的赡养费还没有给，难道说还去盘剥？于心不忍啊！”

建林说：“这没什么，小雨一直由妈妈养着，星期天哥哥一家、姐姐一家都回家吃饭，他们每月也只给妈妈五元钱。你如果去，我每月给妈三十元钱，反正就三四个月的时间。等到你上班后把账还了，再多给妈点儿钱，难道还不行啊？我认为，只要你愿意，绝对没问题。”

我沉默。建林见我还是犹豫不决就下命令似的说：“这样吧，妈早已托人带口信，让我们回去玩。星期天，我们就去。如果妈同意，妹妹同意，你就留下来好不好？”

周末来到了，建林亲自将我和儿子的衣服收拾好装进包里，用自行车带着我们回到婆婆家。两个妹妹远远看到我们，跑过来从我怀里把骁抢了去。骁也很乖巧，让姑姑们抱着他。当建林把他的想法说出来时，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三妹诚心诚意地说：“我们这里菜便宜，有我的工资和妈的退休工资，完全够用了，不要你们给钱。只要嫂子愿意就好，我们太想骁骁了。”

建林把钱硬塞给婆婆，我就暂时留下了。

婆婆才五十多岁，身体很好，走起路来轻轻松松，说话的声音强劲有力，是个大嗓门。开始的几天，一不小心，她的声音就把骁儿子给吓哭了，乐得小雨和妹妹趴在我肩上哈哈大笑。婆婆见我瘦，奶水也不多，她总是买些营养丰富的菜给我吃，有时我吃不下，她就会不高兴。而她和妹妹们，则随便就些咸菜就是一顿饭。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十多天，小雨的爸爸妈妈也不知是心里不舒服，还是真的巧合，几乎天天回家吃饭，但从不给婆婆钱。妹妹们对他们

的行为有意见，但不敢明说，有时在婆婆耳边嘀咕。又坚持了一周，也许婆婆真的开销不了，她老人家就天天嚷嚷：肉多少钱一斤，鱼多少钱一斤……有时还会摆出不高兴的样子。我明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心里依然不是滋味。若不是婆婆和妹妹们强行挽留，也许我在那里住不到一个月。

两个妹妹老大不小，却常常在我跟前耍着玩，完全没有某些姑嫂之间的隔阂。小雨非常可爱、乖巧、伶俐，说起话来很有哲理，有时也很搞笑。只是在妹妹们教她读书、写字、做算术题时大煞风景。我默默地观察，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孩子学习能力非常一般，年龄也不到六周岁。而妹妹们却很急躁，一个问题、一个字，教两三遍，小雨若是还不会，妹妹们准会数落她，说她如何如何笨拙、愚蠢，有时还会施以武力教训。而婆婆则在一旁教训妹妹，有时母女之间为了小雨的学习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看到小雨夹在她奶奶和姑姑之间，学习没有进步，玩起来也不开心。我开始试着换一种方法来教她学习，看看能不能让她进步，能不能抓住机会让她提前一年上学。在我看来单纯的认几个字并不难，难的是这些字代表什么，能够说明什么；数数也不难，难的是怎么去理解数和数字之间的差异。

一天，婆婆从商店买回来一包水果糖，大概有半斤之多，并随意把它放在桌子上叫我们吃。于是，我把糖全拿过来放在地面的凉席上，有意将其分成不等的四份。然后说：“小雨，这里有四堆糖，奶奶、我、你、弟弟每人一份，现在你先拿。”

小雨真是个让人疼爱的孩子，她先把那份最少的挪到跟前很满足地说：“婶婶，我就要这堆。”然后，谨慎地看了看我的目光说：“这堆大的就给奶奶，姑姑们上班去了，她们还要吃。”说完她又有些胆怯，像是担心自己说错了话，低下头不敢再看我。

我把她拉到我的怀里，紧紧地抱着她，亲亲她的稚嫩的小脸，以此来赞扬她。我剥开一颗糖塞在她嘴里，对她说：“小雨，来。我们先数一数，看看这堆糖有多少颗，好不好？”她并没有意识到我在教

她学习。所以，她跟着我很自然地数着，数了一堆再数一堆，时而从多的往少的里面拿去几个，时而又还回来，合起来，再分开，再合起来。这样慢慢地使她在脑子里建立数的概念，反复多次告诉她数字代表的是具体的物体，物的多少可以用一、二、三……来表述。

我在里屋和小雨数水果糖的时候，婆婆就在一墙之隔的客厅里选菜，我们之间的每一次对话，每一次停顿，每一个笑声都毫无保留地送入她的耳朵。从这一天开始，妹妹们辞去了教小雨读书的工作。婆婆也不许我干家务活，我和骁的换洗衣服一不小心就被妹妹们拿去洗净晒干。小雨也不再恐惧学习，每时每刻都跟着我。我一点一点地教她，从不规定任务，但是很讲究质量。教她数数、计算的时候从不让她硬邦邦地坐在凳子上看着书本的图案，而是让她接触实实在在的物体。吃饭的筷子、餐桌上的菜盘子、地面的石子、路边的小树、摸得着的叶子……一切可以利用的物体都是教学的道具，并且用声音的起伏和手势引导她的思路。

小雨开开心心地跟着我玩耍，不知不觉中学习有了很大的提高，九月一日背起书包跨进了校园，第一学期轻轻松松考了个全年级第二名。在教小雨学习的过程中，目睹她的进步，我的内心世界萌动着一种幼儿教育的理念，更加细心地观察着骁儿子的举动。

婆婆家居住环境并不好，屋前屋后没有大树，天热起来后，屋外阳光很毒，苍蝇蚊子也比较多，地沟里常见老鼠活动。蚊虫似乎特别喜欢有乳香的孩子，每逢酷热难耐的日子，我们很少到室外去活动，避免太阳晒伤骁儿子娇嫩的皮肤，也防止蚊虫叮咬他。我们在不足十米，由几个小屋子组成的弯弯曲曲的过道里走来走去，为了逗孩子乐，有时还会小跑几步来增加气氛。也有些串门的邻居，来和婆婆打打麻将，老人家特别喜欢玩这个。有时候三缺一，妹妹就硬拽着我，教我边学边陪婆婆玩上几圈。

八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几个人照旧坐在家里纳凉。当表的指针运行到三时三十分时，我开始喂蒸鸡蛋糕给骁儿吃。骁儿坐在婆婆的腿上，我一勺一勺地把黄色的鸡蛋糕喂给他吃，见他吃得津津

有味，毛毛妹妹和小雨一左一右坐在我们的两侧，每当我将满满一勺鸡蛋糕准备送到骁骁张着的小嘴时，她们也张开嘴做出拦截的动作，嘴巴张得老大，有意挑逗起他的占有欲和食欲。当我将最后一勺鸡蛋糕送入骁儿的口中后，妹妹敏捷地接过空碗向厨房走去。她依然沉浸于挑逗骁儿的快乐中，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厨房门框上方的一条壁虎突然闯入她的视线。

也许妹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灰不灰、绿不绿，全身长满像疥疮那样疙瘩，三角形脑壳的怪东西，刹那间，她就像夜深遇鬼一样大声尖叫起来，手中的碗也“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婆婆腾起满身的肉追着喊声过去，小雨害怕地抓着我的衣服，我抱起骁儿跟在婆婆的身后，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骁儿一眼看见妹妹被壁虎吓得手舞足蹈的样子、飞舞的头发，和一声接一声的怪叫，顿时从心底里乐开了。他双手使劲耸耸我的肩膀，“咯咯咯”笑得前仰后合，一双腿在我的肚皮上踢来踢去。

婆婆脱下鞋子将壁虎打死。妹妹擦去受惊而流出的眼泪，又被骁非常有趣的样子逗乐了。

这是他出生以后，第一次对外界事物的刺激而产生的强烈反应。

“难道说他已具备某种思维能力？”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开始寻求某种方法，企图早日打开他思想的大门。

姐姐的宝贝女儿利利在我和骁未到婆婆家之前，只是在每周日和姐姐、姐夫一起到婆婆家来玩一天，从不愿意在婆婆家留宿。可是我们来了以后，她却常常不肯回家，总是无限亲昵地喊着“小舅妈”，像小雨一样黏着我。

傍晚来临时，气温总算降下来了。我穿着洁净的裙子，怀抱着骁儿子，带两个小侄女向室外走去。晚风轻轻地吹拂着我们的头发和裙子，吹走了因高温而产生的沉闷和燥热。我们不紧不慢地向通往城里的一条路走。这路能通汽车，但此时只有马车和驴车走过，路面是用炉渣和泥土铺成的。

这是一条由人工修筑在广阔田野中的路，四周能看到的只有田野，农舍在朦朦胧胧的遥远处，听不到乡村狗的吠声和农民的喊叫声。我们呼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边走边讲故事。故事高潮的时候，两个小侄女开心地笑着，头顶上的羊角辫子在晚风中摇摆。骁骁也跟着笑，我不明白他是被故事逗得乐，还是被姐姐们的辫子逗得乐，是自己真心的乐，还是和着别人乐。

故事低沉的时候，两个小侄女低落着脑袋瓜子，有时还会掉下一两滴泪珠。每当这个时候，骁就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我同样弄不明白，他被什么而感染。我不能幻想他现在能听懂我所讲述的故事，但是，过了今年或者明年他也许能听懂一点点。我想，我应该尽可能多记一些故事，在他能够听懂的时候，给他讲个够。

话又说回来，现在他听得懂和听不懂都没有关系，两个小侄女乐于听故事。特别是小雨还能从中学到知识，有时候当我讲到曾经教她认过、写过的字时，我会停下来，要么让她捡起地面的棍子或石子在地上划几下，要么让她背诵字的笔画，加深她的记忆。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这段住在婆婆家的日子，虽然显得悠闲，却也终于出现了不和谐的旋律。

第五章 入托

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天刚下过一阵暴雨，毛毛妹妹的好朋友平平特意跑过来逗骁玩。我们六个人坐在客厅里，五个大人像逗杂耍的小猴一样，希望骁能玩几个开心的动作。当他在我们的指挥下完成了再见、拍手欢迎、摇头晃脑……以后，大家再也想不出招儿来逗他时，婆婆从一个三磅的小水瓶上取下那个装饰用的铝皮罩子递给骁。

他两只嫩嫩的小手握着那个毫无生机的东西左瞧瞧，右看看，搓过来，搓过去。也许他厌倦了，也许是不小心，罩子掉到地面。“当当……”的响声给了他快乐。不知他是为响声高兴，还是为自己的举动高兴，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只知道他一个劲地拍手，一个劲地笑。并用眼睛和手势要求重新拿回它。婆婆搂着他的胳膊，在婆婆的保护下他自己走过去把它捡起来。眼珠子不停地转来转去，瞧瞧再